

宛

鄰

集

自序

乾隆丁未余年二十有四始學爲詩洎乙卯遊於嶽得詩二百餘首曰立山草自愧才力不逮不敢苟作以故八九年間詩僅止此以示人頗以爲工一日自取讀之無以甚異於世之爲詩者何論古人迺棄不爲而稿亦遂失嘉慶甲子遊揚州同人多好爲詩不能卻得三十餘首曰邗上草歲辛未遊京師則又爲之至甲戌得詩一百三十餘首曰日下草七月出京稿失於逆旅自丁未至今二十有八年所爲詩僅三百六十餘首抑已少矣而前後稿具失惟邗上草獨存取而視之率皆酬應之作可觀覽者十不一二而遊歟以前之詩當時已不稱意又烏知所爲日下草者他日視之不猶今之視邗上耶而又烏足惜乎抑又聞古之詩人漢魏以來傳或數首或數十首自唐以降乃有數百千首者宋元之世則愈益夥豈世近則多世遠則少耶而人之視數首數十首者其與數百千首者無以異若乃窮年累世殫精役神而不獲一言之傳者

又不可勝數也然則詩亦視其爲之能至於古否耳其多與寡又何足論乎余之詩不敢信爲至於古然經三十年之久一旦聽其散佚有不能不慨於心者爰就記憶所及錄出之自此以往有所作竝入焉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春正月二十六日張琦

宛鄉詩卷一

陽湖張

凡古今體詩五十首

雜擬三十首

抵武林將赴括蒼寄里中戚好四章

桐廬道中

夜發蘭溪

宿縉雲

處州城

寧海董氏園林小憩

竹嶼

登揚州城樓

讀漢武紀

寒月

偶感二首

歲暮感懷

徵昌黎秋懷

渡江

抵汴梁

雜擬三十首

序曰擬古之作原於魏氏至乃士衡馳其高步文通會其藻流諒以竝美兼善則涂非一軌儻情切事則義得其偶故六律練響於金石而韶均之奏畢五風發聲於蘭芷而芳臭之氣和斯之謂矣余泛覽先士曄焉往哲作三十章始於十九首終於庾開府其淵流無乖則詞條立鬯簪延年之詠五君泉明之興山經亦曰抗古觀尙而已

無名氏

英英庭前蘭鬱鬱園中桂馨香世所希可以耳余袂初與佳人期

路遠忽復疑朝擷蘭蕙芳夕結桂樹枝所思不可見采采亦何爲

蔡邕

喈

絲絲春草碧悠悠萬里別春草生有期別遠不可知三載北桀城
又逐東南征南征日以遠年命日以短高山亦有崖涉水亦有梁
人事轉相極變至忽無方客從三楚來爲我彈素琴一彈操別鶴
再鼓哀蟬吟推琴問客心愁思一何深上有青青柏下有磐磐石

曹植

子建

秋月寄流波微霜點我衣憂愁不能寐逍遙步階基昭回雲漢流
斗柄西南垂牽牛在何許纖女浩無依引領入空房鳴琴寫我思
徘徊顧枕席淚下沾羅襦躡帶陟前庭徙倚雙朱扉漫漫守長夜
晨雞一何遲託夢通精誠默默掩重闥

王粲

仲宣

徙倚步西城聊以寫中腸方塘流碧波雙闕素雲翔有鳥東南飛
哀鳴向北方我欲從此島河漢限無梁白日暗桑梓風塵廣且長

羈旅多憂思淚下忽沾裳

劉慎公幹

雄劍出塵匣悲嘯若龍吟幸蒙君子顧拂拭冀自今駁犀爲標首
中央琢璆琳雖無步光姿用識烈士心

繁欽休伯

宿昔承君顧黃昏以爲期卽君幽閨裏燕婉侍裳衣愧無好容顏
感君不我疑願爲衾與裯覆君金玉軀願爲瑟與琴輸君憂與慮
中路忽離別私意徒區區誰謂無玉釵紫鳳雙雙棲誰謂無明珠
兩耳青珊瑚誰謂無翠鬢青鴟結香印誰謂無纖腰琅玕刻復雕
誰謂無綵裾新貼金鸚鵡誰謂無羅裙天吳疊錦紋誰謂無雜佩
葳蕤合歡帶誰謂無芬芳沈水郁都梁誰謂無香澤蘭萼懿明波
誰謂無鳴琴徽絃非一心誰謂無芳草鳩鳩鳴已早誰謂無良媒
君心然復疑誰謂無悲愁嬉娛事遠遊遠遊何所之駕言至陽谷
美人不在茲徘徊以躊躇遠遊何所之駕言至湘濱美人不在茲

徘徊以迄巡遠遊何所之駕言至西極美人不在茲徘徊以悽惻
遠遊何所之駕言至北方美人不在茲徘徊以旁皇旁皇亦何爲
思君無淑姬契闊無與贈皎日無與期涉江采芳澤萬里將誰遺
嗟此蘭蕙芳萎絕不可知何時垂末照涕下如綆糜

阮籍嗣宗

夸父逐白日
夢夢遺鄧林神力旣絕殊變化誰可禁感激懷所思
撫劍登高岑曠野何茫茫但見浮雲陰白楊風蕭騷賢智同古今
獨有安期猶可用慰我心

張華茂先

灼灼林間月流影入幽房涼風動綺疏華燭無停光佳人守遙夜
援琴發清商不惜故歡促但悲新怨長含情理刀尺製作合歡裳
願假晨風翼千里共翱翔

陸機士衡

葺志多棲沖戚迹常汨淳假櫂越言邁贈遠來密親晤言喬林側

判袂在城闕。遡風仁。餘響迴。渺渺來神道。情慨何極。暮色浮蒼煙。
頽光隱修薄。素月銜叢涼。颯動我側孤禽飛。我前羈情結別思。
沈鬱還自憐。撫枕長歎息。慷慨遂成篇。

潘岳安仁

馳暉信荏苒。索居懷所欽。駕言越郊甸。延目望高深。游魚動深波。
飛榮被翠岑。弱蔓託修榦。流萍依碧澗。我來初解策。青林忽改陰。
迢迢數千里。悠悠行客心。山川曠遼遠。良晤難可尋。莫怨契闊多。
深情彌自今。

左思太沖

秋風肅白日。霜露浩茫茫。玩彼蕭艾姿。晒此蘭蕙芳。嵯峨高第宅。
冠蓋鬱相望。巍巍將作監。赫赫羽林郎。似非慕高足。何乃久翔翔。
長嘯出郭門。雄劍珠玉裝。高情隘九州。寂寂歸空堂。

張協景陽

晨光動簾帷。霞氣映初旭。輕陽棲宿紅。喧飄卷浮綠。佳人遠行役。

三載廢脅沐送君如昨日庭草紛似菽胡蝶飛空園流鶯響幽谷
芳枝難再榮舜華豈久復歸來不可期曷以憇幽獨

郭璞景純

神山卓霄漢雲氣晝冥濛借問此何方疑是蓬萊宮頰首瞰瑤谿
靈草紛蒙茸遙瞻闕闔上東皇眸其容羽人調白鶴丹客駕飛鴻
安得邀青鳥太息長迴風

陶潛元亮

旣雨得新聲眾綠欣朝陽田父懷良辰壺樽遠攜將謂我宜及時
高足方可翔感君殷勤意語默各所當有榮孰不憚物候因其常
古來英雄士寂寞歸北邙不如藝蘭菊幽獨有芬芳

顏延之延年

振楫辭吳川登艤延越山重巖閟窅窊復清信灣環卻瞻歸山雲
遙睇息林翰弱植希貞操繕性慕寬閒嗟行滯華歲曷月葺舊闢
九迴豈徒慨十逝詎空歎

謝靈運

養疴徒新築青春倏我邇猶憶芳華晚已見柔綠齊瀟湘臨夜空
江水浩無涯公子不顧返佳人思我遲結旌蓋蘭澤卉蓋滿荷衣
中洲誰爲畱參差臨風吹雲門獨啼髮芳徑莫與窺迴碧流轉
翠列翠磴危靈禽浮澹丹草隱依微境賞愈爲美道闊忽若違
安決古今是誰言俄頃非且用慰幽獨豈爲駐芳菲

鮑昭明遠

疾風振沙礫秋草盡成黃祁連夕烽急漁陽兵氣張將軍奮威武
屯兵鎮朔方少年幽并兒騎射精且良左盼挽繁弱右眄撫干將
壯志凌沙漠猛氣定江湘慷慨望平原關塞野茫茫嚴霜白如雪
黃塵千里揚寒鶻斂矯翼邊馬失高騾願秉先登羽功績書太常

謝朓元暉

九秋憐蕙草三春泣國扇朝暎夕曛遲夜昏晨曠晏吳風牀花影落
雲幔流鶯轉不怨君心異所悲妾顏變儻終一顧恩照妾寸心見

憂海積誰弭行將訪廬教逍遙求不死

桐廬道中

輕舸隨春風山水媚空曲白日麗澄江修鱗粲可掬晴雲澹幽性
飛鳥送遙暉江轉山彌重石淺水屢洑緬懷嚴陵子垂釣乘高躅
雲臺像不存江波萬古綠非協世外心詎免傷縛束貞素契昔懷
攀躋謝塵俗

夜發蘭溪

溪山曠春夜蒼翠有餘清密林吐半規薄雲帶高城登艤眺遠岫
放櫂泝遙汀江光浮澹彩山氣涵虛明卽目得所悅延賞無畱形
化超理有續神澹幾息攬天倪茲已和道要奚就冥喻指妙物化
於焉證無生

宿縉雲

孤堞擁千山蒼茫落照閒村荒雞犬少縣小市塵閒乳虎窺人過
飢鷹攫食還羈魂棲未穩明發又登攀

處州城

翠峰勢忽斷一面下平原日不到地孤城早閉門山花迷瘴氣
澗水暗雲根欲問盧敖術幽棲息旅魂

盧海董氏園林小憩

幽石瘦如許疏林清有餘人聲亂山鳥閣影動池魚蓮蓋微風後
花染小雨初籃輿忽催去回首重踟躕

竹嶼

竹嶼蕭疏境怡然澹客情松花山日午竹葉野風清春鳥入煙語
茅檐隔水明遙知幽谷裏有客廝黃精

登揚州城樓

西風此高閣極目倚寒扉白日澹欲沒孤雲何處歸尊生蠹有術
養拙未全非不見平山路頻年歌吹稀

讀漢武紀

萬里輪臺北窮荒入版圖祇應裁玉斧豈合發金符絕域烽威壯

中原骨髓枯君王信神武哀詔龍邊輸

寒月

淒淒隱古樹皎皎照羅帷一樣清輝發偏當遲暮時關山霜下令
笳管曲中悲誰惜瑣樓夜高寒祇自知

偶感二首

商洛通巴漢頻年百戰場豺狼多窟宅羣虎厭星官民氣竭爲貳
兵屯制有方無過擇良吏盜賊盡農桑氛祲東南惡驚濤苦未平誰能用長策但自擁專城賊本無儲粟
官還有守兵何當嚴海禁絕勝望洋爭

戚幕感懷贈包十五竝示黃心龜陸憲園李俾雲黃甥晉卿

西風吹木葉千里何蕭蕭飢驅不自由寒冬泛征舠病婦牽我衣
嬌女亦呶呶揮手舍之去篷臥淒清宵凌晨出潤州浩蕩長江濤
中流快鼓枻左右排金卮信茲天塹雄完固不可撓旣夕次廣陵
朋舊相招邀我行無程期去住由汝曹且復樂晨夕匪曰恣遊遨

歲暮增百憂仰視青天高登樓臨四野連山鬱岩堦枯蓬去何之
零亂隨風飄離散念其羣征烏思故巢棲棲倦客魂九地誰能招
憂疴況積年終天病我高哲兄甫一召丹旐來飄騷佳兒年十五
矯矯雛鳳毛一朝同萎化夢想嗟徒勞頃此死喪悲壽命誰堅牢
日月又我遵清淚忽滔滔所賴朋盍簪涇川昔同袍形影兩不異
一榻眠僧寮消寒每高會入九羅詩豪角勝互出奇真宰供接雕
清詞追屈宋一一金瓊瑤遂使寄旅愁不畏風雪釀夜深弄柔翰
霜雁同噭噭

倣昌黎秋懷

庭前一叢菊花葉紛錯彩霜風亦已厲顏色猶未改眾芳旣萎絕
爾菊獨孤在豈繁微植性輒敢倣眞宰皇天降福穀持以試凡穀
貞固儻不移庶幾寡尤悔

渡江

萬派岷峨外成茲天塹雄千山遮不住直下海門東身世菰蒲裏

勦名道路中奚童恣奇快談笑趁長風

渡淮

夾岸雙峯峻長淮駕浪過漲沙畱峭壁怒石欲衝波擊楫晴雲澹
爭舟渡客多薜蘿真負汝不敢問巖阿

抵汴梁

驅車大隄曲落日過夷門不見梁園客吹臺空復存雲浮中岳遠
水濶大河渾莫問興亡事蒼蒼煙樹昏

宛鄰詩卷一

宛鄰詩卷二

凡古今體詩六十七首
闕七首

題金近園勇清玉山堂圖

送蔡湘巖鳴變出都二首

再贈湘巖兼示幹村近園硎山

寒閨

擬溫飛卿三洲詞

憩園雜興八首

秋海棠八首

和蔡浣霞鑾揚獨居有懷用義山詩韻

送金近園南行三首

原稿闕

擬杜子美六首

從軍行三首

送方彥聞之粵西

原稿闕

贈舍姪成孫南歸三首

原稿闕

移寓小滄浪示王堦季旭二首

寄張霞蕡迺軒並懷王古山岵孫二首

寄馮孟華綬三首

散步

雜詩七首

題山水障子爲鄭樸亭敏質二首

登泰山宿道院候日出三首

答錢作平均卽送之泰安兼示伯恬

管孝佚繩萊自厯下之曹州承寄和答作平詩卽次韻奉

酬竝寄作平沂州幕

贈別洪生杜村權

春風一首懷姚伯山東之

題雲峰山鄭道昭石刻兼寄俞雨亭

丁亥中秋對月

送大女縉英之京師

壬辰七月十四日除婦服述情

題金近園勇清玉山堂圖

茅生愜幽賞謝客尋元棲迴壑合杳靄平川繡漣漪巖默森喬柯
飛淙拂丹荑霞光戀花邇波影凌茅茨卓午不逢人隱隱聞天雞
春水方乍生彼美來何遲碧雲望不極徙倚吹參差曠情蘊真悅
繙性窮高躋靈閣發良覩遐屬啟天倪願因謝牽纏相與期洪崖

送蔡湘巖鴻燮出都二首

杜甫與高適雅會梁城東酒酣各賦詩豪情動高空千五百餘年
此會誰能同莽莽黃塵際迺得與子達執手各慰勞涕泗忽相從
招我至官舍時署蘭陽丞稍稍言別悰上堂問起居懽笑到稚
童論心入幽渺吟嘯驚魚龍雖復數晨夕一洗塵障蒙客行亦何
樂此樂真無窮

烈風振崇岡。白日氣慘悽。堅冰塞河流。蹴踘折馬蹏。密室尙畏寒。
瘦骨強自支。何況涉道塗。霜雪沾裳衣。豈無維繫意。言樂歲暮時。
君今歸趙庭。大義不可違。願爲衾與轡。覆蓋君膚肌。涓涓柔桑河。
東去不知疲。送君重攜手。明日徒相思。善保金玉軀。其此黃髮期。

再贈湘巖兼示幹村近園硎山

昨日僕君行。朋輩三五俱。肴羞雜果栗。列坐周四隅。歡言各盡能。
不知清夜徂。以茲一昔樂。慰彼千里途。酒闌步前庭。寒月照碧梧。
執手不忍分。廣野重踟躕。今晨促我駕。就牽將別袂。空巷不逢人。
忽忽徒嗟吁。霜街亂殘柝。斗室掩薰鑪。相對念行客。別緒兩鬱紆。
忽聞皎闊來。抵掌相歡呼。行期屢遷延。又得數日居。那忍復相負。
霜月如銀鋪。感子意良厚。豈徒清興殊。賞心適簪盍。芳夕詎可辜。
主人重良覩。呼童具清酤。刻燭各賦詩。璀璨堆瓊琚。聚會誠不易。

離別在斯須。申情發長謠。庭樹嚦棲鳥。

冽冽霜風警頻驚思婦心篆煙低處斷燈影坐來深空惜丁年過
誰憐子夜吟遼陽一昔夢何自得重尋

擬溫飛卿三洲詞

如何好春時坐着花片飛飄搖落襟袖宛轉不可持團團明月鏡
三載塵顏滋儻能垂末照久久無別離

憩園雜興八首

洞壑接飛甍高低磴道橫綠陰深樹合春水一池平促坐宜風雨
狂歌見性情幽期多樂事長此結鴟盟

花逕逢佳會清樽合淺斟好山常對面新樹乍牽襟滌硯依苔砌
圍棋坐石林醉來還刻燭高詠動遙岑

紫燕分窠早黃蜂課蜜忙山雲隨我住野竹傍人涼簾影依流水
花光戀夕陽殷勤摘桐葉莫負綠陰長

亭畔紅橋路曾經仙蹕過太常仙蹟二大身小翅四足相傳明季太常卿某夫婦同殉國難所化粉衣看不定芳草意如何蟬鬢秋風急鶗鴂夜月多王孫惆悵在爲

爾起商歌

多識卷二

一夜聽春雨。泉聲到枕涼。起來花檻外。空翠落衣裳。蕉葉迎風上。藤絲繞砌長。故園三逕在。新漲滿池塘。

三五青天月。開軒敞素襟。階前一水自。門外萬山深。劙識平生氣。琴舍太古心。夜深歸路寂。碎影跳芳林。

晨光浮洞戶。朝爽徧池臺。竹露著人溼。秉花橫路開。白雲穿石牖。飛瀑響巖隈。不避香泥滑。煎茶坐綠苔。

良辰殊易去。細雨溼空枝。簾外碧煙合。山中芳草遲。以茲晨夕樂。況復水雲期。莫問生涯事。深杯正可持。

秋海棠八首

朝來辭野圃。移傍曲欄邊。感君披拂意。顧影涼風前。
妾有雙明珠。繫在羅襦端。誰言妾薄命。擣手同君歡。
昨夜君殷勤。燭底迴清照。君心顧妾深。妾自慚花貌。
分明與儂約。月上欄干時。儂家月上早。君家月上遲。

珠塈塵翠黛寶鴨爐香煤多少相思淚迎風灑綠苔

脂痕原未淡粉態尚含嬌識得儂心苦霜花昨夜飄

孤情誰解惜照水自含愁影落深池裏波流影不流

懷中明月鏡婉轉照君心君心儻迴顧不惜露華侵

和蔡浣霞鑾揚獨居有懷用義山詩韻

文窗幽夢斷翠櫓細塵侵扶病蓮鉤緩凝羞杏牕沈迴身微露衩
側鬢乍橫簪眼纈緣愁重衣痕點淚深花房通婉轉爪字待溫尋
烏桕門前樹紅蕉鏡裏心怨拋湘竹譜恩記海棠陰莫負三春景
悽涼泣夜砧

送金近園南行三首

閏

擬杜子美六首

癸酉九月二十日作

櫈槍轟天起妖芒燭四隅智者見未然況乃形炳如氣祲豈徒見
逆氣干雲衢如何百君子曾不爲遠圖

驚風撼地軸楓塵白日赤狂豕恣奔衝飛刃接陛戟賢王智且勇

當關奮膺擊七萃如雲屯義憤眾所激

箭鋒直丹禁殺氣凌紫宸戰苦月影黑賊眾殊未奔皇天祐助順
雷雨驅妖氛士心益以奮努力圖功勳

宵戰旦未已九門晝不開內外兩隔絕鼙鼓聲如雷大臣三五人
露宿白石階不知孰生死躡躅心肝摧

六街無行迹空巷多哭聲飛駁向城頭中外恆數驚豺狼盡寸磔
氣窮一以清天門開訣蕩市里生光精

良醫治未病良吏治未亂萌芽苟摧折焉能成禍患撫字了不聞
飢寒乃相煽願爲鑒前轍選此賢吏掾

從軍行三首

長安游俠客奮身赴同仇一心願許國豈曰冀封侯羽檄從北來
徵兵向南州慷慨辭六親義不爲身謀嚴霜被鐵甲朝日揚華旛
猛銳懾犀象矯捷過猿猴驚飄塞上來鷹隼鳴高秋不踰陰山北
焉斬中行頭涕泣效兒女徒貽壯士羞

師由貴以律失律遁不祥擅取嚴一笠軍法自有常所以士用命
可使赴火湯奈何我將士到處爲強梁路有半死人呻吟有道旁
下馬問疾苦連年遭旱蝗昨夜官兵來搜括供餽糧婦子各奔竄
十室九逃亡驅馬不忍聞惻然心內傷用兵以禁暴殺使爲民殃
不見鄧高密父老持盃觴

從軍已忘家臨敵豈顧身伐鼓作士氣一戰清煙塵何爲各堅壁
相守淹數旬朝天大邳山下望白馬津平沙列賊幕掎角左右屯
鼠輩鮮智略雖眾何足云大吏務持重下走難重陳飢民千百輩
避賊來紛紜將士邀殺之血肉披荆榛見賊一何怯殺民以勇聞
崑崙麟閣上金石銘殊勳

送方彥聞之粵西一首

閩

贈舍姪成孫南歸三首

閩

移寓小滄浪示王堦季旭二首

洛城東郭外三里
有泉石之游

塵喧汨余性擾擾俗慮攖及此就禪寂乍使耳目清晴嵐迎檻入

霜葉巡階鳴落日下平皋四野餘輝明當窗置几榻汲泉試鑪鎗
曠然天宇內朗朗心神瑩

寺鐘發幽響嚴霜淒露井皎月臨寒光空林散清影聯牀永朝夕
六藝共馳騁浮名匪足尙百年亦鼎鼎所貴克自立勵志邁殊等
及時循修途鼈勉闡樞梗

江寧張霞翥迺軒耿介士也工書畫善飲邂逅甚慄移居郭外僧
寺見不數數頸關于懷寄詩二章竝懷王古山岵孫河陝道幕
三載洛城路閒看少室雲幾人能念我晚節忽逢君縱酒嫌朝燭
論心戀夕曛空憐擅三絕藉鬢雅塵氛

落日高城迴孤雲遠岫寒夜深山鬼嘯雪淨幕鴈盤咫尺傳予美
尋常憶古惟詩成訊摩詰辛苦勉加餐

寄馮孟華綏陝州幕三首鴻臚故未章云云

回首宏農道行遊每共邀河聲喧底柱山色冷中條一別身還健
三秋鬢已凋恩恩徒握手倍自歎清寥

妻子成吾老文章誤汝名艱難憑世故意氣尙平生安得乘飛翼
因之解宿醒登高一長望極日暮雲橫
健筆雲章破精心真宰訶鼇驚迴地軸蛟舞蹴天河灰劫青燐徧
蓬廬白露多書生空涕淚吟望意如何

散步

頗慙幽尋趣登臨趁夕曛
輒牽臨水樹鳥逐過山雲
風物抒真抱文章當策勵可憐蟬冕客榮落日紛紛

雜詩七首

素月出遙岫皎然揚清輝天宇一何蕭淒淒懷霜威寒林卓枯條
商飄蕩簾幙孤雁顧我鳴惻愴有餘哀慨然念身世忽忽心傷悲
日月不可留壯志倏已違咄嗟歲云暮白首何所歸

步登高臺上矯首望北芒荒冢何纍纍蕭蕭多白楊此皆古賢聖
激昂風雲場一歸黃泉下萬事何所望功業照古今身沒名已彰
踽踽白屋士塊然坐空堂年豐不得飽妻子嗁我旁疇昔覽詩書

願致斯民康踐距白日暮兩鬢忽已蒼百年會有期俯仰內心傷
漢世多循吏郭魯與龔黃道齊在德禮勸課惟農桑所以民樂業
室家克胥匡號爲民父母顧復因其常余何後世賢固念溝壑炬
脂膏已云竭鞭朴猶未央況乃遭水旱村落多逃亡涕泣滿四郊
歌管羅中堂慨念前古人千載有餘芳

頽風逐流波千派同一壑卓哉趙夫子昌黎身苦民以樂昔時宰新
安大兵正絡繹搜括鄉地資不供車馬額君曰無累民一身充兵
役慟哭淚眼枯三軍感心赤巍巍制軍來僕從絕艱赫敬恭具餐
飯長跪求謫責苦言地荒飢牛馬斃狼藉達官爲動容徒旅不騷
驛到今新安民謳思永無斁俗吏晒未休老病四壁窄

李白不羈人草茅識奇傑杜陵盡忠蘿許身在稷契使之立廟堂
寧不爛勳烈遭時有述邇零落歸草澤飄遙蜀山雲淒涼夜郎月
文章存浩氣嘯歌激白日空名垂千秋焉救身顚蹶英賢何時無
窮老臥蓬室

浮雲逐風流悠悠東北驅昔我與君子道衝同一途言論本鄙魯
籌策覽穰苴我旣悅君才君亦鑒我愚一別經十年迹遠心遂殊
江南佳麗地滌蕩志意舒南威列閒房安陵載後車忍以千載身
殉彼不肖軀古來英雄士恆自笑鄙儒滯落光日月利欲蠹區區
願因凌風翼敬以告僕夫

吾悲息夫躬高論激漢君吾悲宋齊邱辨言構紛紜其才貴不偉
固自邁等倫立身苟無虧勳名上干雲奈何務浮薄舊志與禍鄰
傾危世所嫉焉能保其身吁嗟縱橫客曷不墜斯人端坐忽不樂
太息發悲吟荏苒百年內何用豁我襟寓目各異狀臻聽皆殊音
情昧轉歧慮道晰無殉心物固不可齊孤情誰與斟何當奮六翮
寥廓相追尋

題山水障子爲郭樓亭放質二首

宦途逐聲利達士尋幽接匪曰事相越所樂固不齊隱顯豈殊途
進退同一蹊不與泉石懷焉能顧蒸黎鄭侯今更吏日食雜裨拂

往往倦奔走太息思春暉得失既非患食泉莫不迷政成拂衣去巖壑窮高躋

澗澗清溪流藹藹春松陰當檐嶺雲薄瞰戶林花深素心杖策來芳醑相與斟嘯歌動林樾微風入衣襟山靈顧之笑空谷聞遐音薄田可耕植童稚力所任軒車徒爾勞黼黻何足欽斯言作息壤三載抽華簪

登泰山頂宿道院候日出同游者周伯恬洪生杜村王壻季旭直上八千尺曠然天宇開高標迴日月下界隱風雷石碣留秦跡金泥付劫灰空餘古松樹絕壑暮鴟哀

霜花飄紺宇夜久四山青天影明殘月神燈亂曙星欲懸動閭門醉飲吸滄溟苦耐高寒甚罷風吹未停海色動遙岫閒窗瞰十洲波光翻赤日霞氣擁朱樓玉女雲中下丹經石上雨何當謝塵俗言伴赤松遊

答錢作平均即送之泰安兼示伯恬

長風吹空林霜階起寒色客心正悽斷之子忽我卽大江薄日壯
平野路傾仄何爲輕雪霜敝裘綻要襟十日爲君沽醉裏淚沾臆
清詩似東野獨鶴唳空碧牀頭囊不滿山雲穿破壁八紵亦恢恢
舉足無所適轔轔車聲動寒日澹郊陌匪幕秦岱奇天門試攀陟
飢驅自古有衝寒詎宜惜執手空踟躕翻飛羨輕翮豈不願君留
吁嗟各爲客周郎馬蹶裂豪氣困轉激因君問平安曷日遭良覲
管孝軼繩策自厯下之酉州承寄和答作平詩卽次韻奉酬竝寄

作平沂州幕

悅聽非奇響愉心詎殊色抱一思淵沖貞命希復卽郢人斤盡郢
伯昏謝臨仄誰能廟齊竽祇是服魏襍之子今時彥列宿滿胸臆
繁春富羅綺清泉潤金碧飄飄凌飛霞稽直立翠壁道晰俗轉迷
瞻廣步安適呼巒歲云暮崎嶇歷阡陌嚴風寒凌兢落日困登陟
樨樹旣堪掃遵輶良不惜況復盍素心相與戢倦翮翻索居惟錢郎
沂水獨爲客孤羈悲情深疲骯壯氣激登高一望君雲深不可覩

贈別洪山杜村權

昔我遊新安之江清我骨同心二三子

金吾彥容若明甫平我兄弟鄭善長

十載共

一室英英賢昆季精心各撰述高論驚思豪雄文逞放逸真性足

相取匪第文辭末朝看齊雲峯夜弄黃山月琅琅天風吹似欲上

瑞闕高秋草木蕭原野日蕭瑟豐溪窮沿緣乘流坐超忽俯身入

山腹怪石互齒舉灘聲激轉怒濺浪灑毛髮攀援更登山逕仄探

石窟往往忘飢疲夕陽暮山缺歸來各賦詩窮搜造幽絕忽忽十

七年此樂不可掇今來任城下千里觸炎熱相驚顔面蒼感舊況

異物善長寄若斯前先後下此人生百年內駛若馬奔軼惜此別日多且用慰

飢渴懿君識力定薄宦已不惜灑然守其真抱璞用我拙弄筆賦

花木爛漫各欲活秋來氣搖落腕底苔蘚質即可共歲寒相對免

契闊前遊慘黃海雙眸未能豁擣天泰岱頂夜半觀日出天門其

策杖尋仙問丹訣憑高一長嘯海水相蕩泊秦漢迹已陳巍然但

玉碣斯游真足誇相攜況奇傑嶧嶢霜雪厲嚴風凜如割長途殊

崔嵬客子期欲發相持一樽酒惜別語嗚咽丈夫盛意氣萬里若
閨闥何爲效兒女涕泣向悽切情積義自深誰能更輕別申意贈
長謠微尚願異日結鄰黃白閒相期餌芝朮

春風一首懷姚伯山東之

春風入庭戶吹我瓊樹碧片片綴玉花馨香落瑤席草木各有情
大地藉雕飾思君不可期曷以永芳夕

題雲峯山鄭道昭石刻兼寄俞雨亭

昔人論字勢右軍曰雄強龍跳而虎臥餘子莫頡頡今於篆帖求
苦與此義妨南朝禁立碑絕詣竟不彰大令桓山銘六字千秋望
隱居瘞鶴書剝蝕江水旁所幸北碑存筆法尋鍾張峩峩雲峯山
中岳時倘佯磨崖振妙筆處處揮琳琅文公上下碑天柱銘高翔
觀海暨談經中壇唱詩章其餘左右闕九仙升四荒一一勒題識
大者五寸方三千數百言完好無缺傷乃知筆法傳實在鄭公鄉
雨亭今循吏政成富縹緲變古偏按討山靈不敢藏惠我以全帙

摹搨精且良裝成懸四壁神采耀星芒庶幾龍虎勢於此迺克當
藝林有至寶永守慎勿忘

丁亥中秋對月

余自少南北奔馳中秋節多在客中今者夫婦兒女團欒看月
二十餘年所未有飲酒樂甚賦詩紀之竝命兒女輩同作

屈指中秋節全家幾度春團欒今夜月辛苦百年身露影涼侵袂
天光迥向人未妨一笑樂瓜果雜前陳

送大女縉英之京師

汝年近四旬未離慈母側一朝將遠行零淚清胸臆豈不願稍畱
相依侍朝夕汝婿官京師內政宜盡力何能顧私恩令汝失婦職
汝往務敬戒修潔議酒食汝幼受飢凍肝腸肥氣積起居一不慎
瞋脹或沖擊藥物事修補大要在珍攝汝身健在吾心自安適
吾生六十六鬢髮已衰白汝母況多病肌瘦筋骨陽百年更幾何
人事詎可測汝婿方盛年中外期數歷天遠道路長會面安可卽

自今一揮手憶汝曷有極多寄平安字如奉我顏色

壬辰七月十四日除婦服述情

駒光一何速颯然驚早秋君昨棄我去星次已一周緇素雖云除
念君曷日休辛苦卅三年恩義了未酬徒倚空閨內嘵歎不可求
對影詎誰語銜思常若抽哭君君不聞夢君君不留吾衰日以甚
精力頽欲道終然抱此情百歲方解憂

宛鄰詩卷二

宛文三

魏文侯論

樂毅論

商鞅論

趙奢平原君論

公子成論

六國論上

六國論下

范增論

留侯論

陳平周勃論

對春秋問

答陸劭文論保甲書

上湯侍郎書

與包十五書

答吳仲倫書

書湯陰令豐公事

書慎伯郭君傳後

古詩錄序

詩稿自序

十二跋品序

魏文侯論

魏文侯天下之賢君也。盜殺晉幽公，文侯誅晉亂而立烈公，可謂勤於公室者矣。顧乃與韓虔、趙籍暴蔑其君，求爲諸侯，何哉？或曰：此勢之必然也。晉室微，三卿強盛，幽公盡畏而返朝之矣。使文侯不與韓、趙同爲諸侯，則韓、趙必合而謀魏爲智氏之續也。或曰：有興則有廢，猶晝夜寒暑之代序也。晉不能有其國，三家分其地，爲諸侯亦天所命已。雖欲不爲焉得而不爲？張子曰：大義之不明於諸侯亦天所命已。

天下也陵夷非一朝夕之故矣彼三卿者徒見祖父以來盜竊國柄私其土地人民以爲固然遂積漸以至此耳後世逆取順守之說其始此乎夫利害者一己之私也是非者天下之公也如其是則雖有大害不得而避也如其非則雖有大利不得而貪也故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況其外焉者乎惟夫陰賊兇狡之徒則是非有所不擇而一切利之是視其於名義之大固不暇顧望愛惜之也以文侯之賢猶尚如是其他又何責焉使文侯休然知君臣之大分不可以干折韓趙之邪謀與滅公室則韓趙雖強弗敢違也異時韓趙嘗攻魏矣而卒不能有況挾公室之道明順逆之勢其不能破魏而分之明矣如此則名聲施於無窮功烈垂之不朽孰與躬爲悖逆貽譏千載乎夫廢興者命也然命不可知以人事決之又烏有踰古今之大防犯天下之不韙而自信爲天之所命哉田和求爲諸侯文侯爲之請於王而許之其心蓋可見矣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嗚呼豈不然哉豈不

然哉

樂毅論

兵者禁暴止亂不得已而用之故曰全國爲上又曰善師者不陳
善陳者不戰若樂毅者可謂知兵之本矣夫毅將五國之眾敗齊
師於濟西懸軍深入齊人大亂失度湣王出走遂入臨淄雖然此
不足爲毅賢也毅之賢有高世者五而戰勝不與焉何也以齊湣
之驕暴當毅節制之師無異槁葉之拒烈風毫毛之投巨冶必無
幸也故敗齊不足爲毅賢也毅之賢獨在戰勝之後耳夫毅合秦
韓趙魏之師齊師旣敗四國各有貪齊之心此勢之必然也而全
齊之可舉四國之將不之知獨毅斷於心耳使合四國之眾共略
齊而下之則不能無爭以好合以爭終是破齊不爲燕利而反爲
燕害智者不爲也於是還秦韓之師以宋委魏以河閒委趙而獨
以燕師走其國都而收其全功此其高世者一矣旣走湣王以中
軍鎮臨菑分軍撫定齊地六月之間下七十餘城無斬伐攻擊之

勞死亡傷痍之慘此其高世者二矣寬賦稅禁侵掠除暴令修齊政表賢者之間封節士之墓舉賢選能食邑授爵齊民喜悅孟子曰取之而民悅則取之取之而民不悅則弗取若殺者可不謂取之而民悅者哉此其高世者三矣昔卽墨不下三年未克非勇於七十城而怯於二邑也蓋以田單敗散之餘法章布告國中而莫有應齊而反燕者且夫城有必急攻慮其援兵四至首尾相合主客互易腹背受敵或當大道往還之衝阻阨禁格爲吾不利也昔卽墨者於外無隻輪之援於地非控制之要是固不必以殺戮爲功也殺以整暇之卒飽壯之士築壘守之民出不獲振其困而就其業消其憤激之心而示以懷柔之實二邑之不服者蓋亦無幾時矣待其旣服以一城封齊後全功而還奉之昭王如是而乃畢殺之事也此其高世者四矣破齊三年之久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主上不疑士卒無怨豈非桓文之所難而仁者之事歟此其高世者五矣燕惠立而反閉入騎劫代而田單奮鳴呼使燕昭而

卷之三
在者毅之烈曷可量哉

商鞅論

世言秦用商鞅而強亦用商鞅而亡非也鞅之法適足以自亡而已若秦之亡則正以廢鞅之法故非鞅之亡之也何以言之趙高犯法當刑始皇赦之鞅之法不當赦也趙高詐爲詔書立二世而殺扶蘇鞅之法不當許也始皇守鞅之法則無趙高李斯守鞅之法則扶蘇不誅而二世不立故曰非鞅之亡之也夫鞅之法勸耕織抑游惰別男女立上下之差定田宅之等令民爲什伍相司收連坐平權衡斗斛丈尺豈不善耶使以愷悌之心行之詎不休哉乃鞅慘急少恩至論囚渭水盡赤則所以行法之本非也國受其利而身受其禍蓋不仁之心有以召之矣然則雖從趙良之說欲思變計庸得免乎

趙奢平原君論

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

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使治國賦君子謂趙奢於是乎能治國矣平原君於是乎能用賢矣夫貴戚橫恣則法廢弛法廢弛則政不立政不立則國削弱故曰趙奢能治國矣大臣有私喜怒則好惡僻好惡僻則賢否淆賢否淆則名實亂故曰平原君能用賢矣故趙奢可以愧小臣不忠阿比權要而枉國法者平原君可以愧大臣不忠庇其私人而背法吏者

公子成論

趙主父與惠文王遊沙邱異宮而居公子章田不禮作亂公子成李兒討之章往走主父成兒因圍主父宮章既死成兒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族夷矣遂圍之三月主父餓死張子曰成兒非安於弑逆者比也由於應變之無術遂決裂而不可止耳夫發兵以誅亂城大義也顧章已走主父則爲成兒計者急入宮自公子章作亂狀請而誅之主父必不能復愛章也如此則主父與王不失父子之歡而成兒爲社稷臣矣迺遽引兵圍宮殺章懼誅遂

弑主父以討賊始以弑逆終呼吸之間軌迹殊趣不亦異乎成兒不足貴士君子謀人家國倉卒應變固不可無學術哉

六國論上

六國之弁於秦非不幸也秦擁四塞之固據殼兩東向而爭天下道臨晉批懷孟踰太行直走趙魏之都道宜陽塞成皋刺韓之腹心道武關踞宛穰輕舟別循岷江襲彝陵是地勝也南苞巴蜀北役義渠開涇漆沮溉瀉鹵畝率一鍾是富勝也商鞅范睢張儀魏冉之倫爲之謀遠交邇攻出珍寶重幣以開六國之臣是術勝也自起王翦蒙恬之徒戰必勝攻必取上功勇鬪五甲首而殺五家是力勝也六國之君庸愚昏蒙秦之君英毅果決是權勝也六國將相憂讒懼誅秦臣皆竭其材將在外君不御是略勝也秦抑浮靡重耕織六國聚游談食客華侈相高是本勝也秦順利而動乘隙而蹈六國嗜豪毛之利不顧邱山之害是機勝也秦有八勝六國無一焉是以專擊散猶以虎驅羊也以堅擊脆猶以石投卵

也以無釁擊有釁猶以錐畫塵也六國散而秦專六國脆而秦堅
六國有釁而秦無釁故曰六國之并於秦非不幸也嗚呼勝暴莫
如仁服強莫如禮向使齊梁聽之孟子楚趙委之苟卿秦雖有八
勝烏足畏哉

六國論下

五國既滅齊猶有可爲者乎卽墨大夫之計果可效乎曰奚不可
也曰勝廣起於二世垂蔽之時據梁陳之郊直走函谷然章邯以
驅山刑徒數千斬周文誅項梁破趙拔燕振落然況乃始皇雄略
世出威權之所震懾靡不摧服王翦蒙恬之屬將累勝之卒豈特
章邯刑徒已哉雖漢高項羽起於斯時未足以當秦也而欲以區
區三晉鄢郢亡國之大夫收其故地入臨晉武關烏能得乎曰不
然兵無常勢作勇敢之氣則怯者奮神指縱之用則弱者強五國
之滅其父兄子弟毒秦入於骨髓欲致死而不得當者不獨在阿
鄆南城下者也一旦其故臣收集而用之其勇怒奮發必百倍於

前矣六國之君各懷其私莫肯相顧故秦得以恣其欲今齊立五
國之後資之以甲兵奉之以土地齊王以英武之略握其機樞大
軍壁濟上塞平陰亢父之險堅壘不戰使燕趙山井陼下太行以
收太原韓魏之師斷懷孟保成皋三楚之士踰鼈隘道均陵以向
武關王貢王翦必還而自救齊大軍躡其後則秦軍可破也然後
據其心腹披其四支列秦罪惡宣布海內義聲動天地勇氣塞宇宙
英奇雄傑之士雲翔波合咸效將帥六國爲一首尾相應更進
迭撓不知所乘秦兵雖多分之則寡秦兵雖強疲之則弱不出十
年秦必滅矣惜乎王建非其人也嗚呼天方右秦宜奇策之不用
哉

范增論

子贍論范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其言曰立義帝者增之
本謀也殺卿子冠軍者弑義帝之兆而疑增之本也是殆不然項
梁起時增杖策于梁與計事請立楚後爲項氏謀耳非爲楚也梁

死增從羽教趙增固項氏之臣也豈比肩事義帝者耶且殺卿子
冠軍必增之教也羽雖喑嗚叱咤而嘔嘔慈愛不能自決其殺會
稽守也梁豫誠之其殺卿子冠軍也增豫教之其事一也後增數
欲殺沛公亦猶殺宋義之智耳然則殺義帝者何獨非增之意歟
史稱增好奇計乃於天下之所以成敗一不之審而獨以襲殺人
爲奇何哉然使范增不去漢終不能過滎陽而東此高帝之所爲
能用閒也

留侯論

大臣爲國家定大計面折庭爭列是非得失成敗治亂之鑒以死
爭之此中人以上可勉而能也若乃因權樹策防患未然以立深
固不拔之基則非恆情之所及矣漢高欲易太子大臣爭之不能
得會黥布反上自將擊之子房說帝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因
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太子衛軍
霸上夫帝方欲易太子子房乃說太子監兵宜爲帝所深忌而反

聽之不疑者帝之心方慮關中也已方擊布而羣臣留守儻有如淮陰陳豨之事則關中動搖是社稷之大計也方帝擊陳豨時已有疑蕭何心故其擊布也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則帝之心可見矣子房知帝之不能忘關中故請太子監兵以釋帝西顧之憂而陰以堅太子之位帝雖欲爲如意計而終不可以私愛而攪社稷之大計也故子房一言而太子之位定矣且是時帝已有疾昔者始皇沙邱之事斯高肆其邪謀帝征淮南數千里之外萬一不詳姦人媾其閒內外之變發於呼吸而太子受詔監兵居根本之地天下之所屬望臣民之所敬事卽有倉卒勢固萬全此又子房之深計而世莫得而窺之者歟夫子房之輔翼太子如此其至而史乃盛稱四皓不亦誣乎宜通鑑之削而不取也

陳平周勃論

嗚呼君子謀國不可不慎其始也吾后欲王諸呂間王陵陵曰高帝盟非劉氏不王今王呂氏非約也問陳平周勃平勃曰太后稱

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王陵退讓平勃平勃曰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亦不如臣當平勃之爲是言果已定誅諸呂之策耶抑未耶若已定也則視祿產直口貳几肉能制其死也然平後患諸呂力不勝恐禍及已況呂后間時乎則豈非詭爲大言以欺陵而蓋其持祿阿意之失乎夫平勃之誅諸呂幸也使祿產稍識機變如呂媭則酈寄劉揭之說不入而是時齊琅邪已起兵連諸侯王內有朱虛東牟以爲之應祿產不棄軍太尉不得入勢必召外兵以誅之而晉八王之禍作矣以祿產妄庸如是而平勃畏之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設使諸呂有鶻張之才盜國之志召平勃而脅之非死卽降耳尚何社稷之全而劉氏之定耶故諸呂不王則不亂君子能爲王陵不可爲平勃也雖然呂氏之禍成於王始於掌南北軍平阿太后以軍與之固不能禁其王矣嗚呼事君而懼禍持祿者則亦何所不至哉彼平勃者猶爲自贖者也或曰平勃佐高帝定天下智勇絕殊豈區區祿產庸奴足關其

慮者其不力諫蓋恐徒死無益留其身以徐圖之如狄梁公之於武氏耳余謂不然呂后於平勃對後閱數月又使人諷諭大臣乃王諸呂設使王陵執不可平勃繼之諸臣必不敢復異同則其事可已呂后雖猛鶻豈能盡殺之耶呂后不過欲富貴其外家非若武后之移唐祚也不得以狄梁公事爲比祿產固非平勃之敵然據南北軍倒行逆施誠難爲力不然平勃何至畏憚恆怯若是勃已入北軍尚恐不勝未敢訟言攻之耶一念懼禍遂至釀亂平勃之功蓋未足掩其罪也

對春秋問

或問曰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寄褒貶立制作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事備於左氏而義存於公穀孔子豈逆知有三子者爲之傳耶爲公羊者曰春秋非紀事之書明義之書也然義不虛立因事而見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取之隱其事又何以見義乎卽公穀之書亦必以事證明其義而謂聖人

制作之時顧爲此不可知之言以待後人之揣測耶余應之曰春秋者魯之國史也孔子因而修之以立一王之法而魯之春秋自在也孔子書始於隱終於獲麟魯之史則上自周公魯公下逮時君世世不絕也惟魯史自在故可校其筆削而知其義之所存今公羊書尚有不修春秋之文則聖人當時固無取乎列其事矣惟襄昭之微有不可以文見者乃口授弟子若其事則固眾所共知也左氏懼後之學者不能盡見國史則聖人之經孤懸而難曉故采掇魯史博綜列國之載紀以爲之傳其續經蓋卽魯史之原文已戰國之末魯旣滅亡典策盡廢及秦焚書孔廟又不能得國史而併藏之於是聖人筆削之迹不可得而見嗚呼此傳所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者歟

答陸劭文論保甲書

劭文足下辱損書以保甲爲方今切務當事有就詢者輒爲條其規則竝索琦昔日著錄士君子雖不得位苟一言出而方隅之民

得受其福誠仁人之用心也雖然利害之際所繫匪淺用敢盡其區區琦往時客新安縉紳有欲行保甲者屬琦兄弟詳定事宜條理頗具以爲採擗之良法莫此若也旣更十數年就聞見所及而後知保甲之利不勝其害夫保甲之法分縣爲鄉分鄉爲里分里爲甲分甲爲牌登其戶口職業地畝之數旬日而畢至易也十家爲聯有不善者眾共檢察至便也然愚竊以爲有難且不便者何也編審之始縣官之耳目不能徧及必有所任非胥役則家人耳此難在人一也冊籍之需飲食之費日月遞報舟車之資自縣以上書吏之規例撫藩委員查勘之供給不出之官卽出之民出之民是多一科斂也出之官則官不能勝此難在費二也鄉長里正主一鄉一里之事讀書謹厚之士不能爲莊農殷實之戶不敢爲其能且敢者必强悍好事者也强悍好事之人使之主持鄉里一事不便也民固有親屬相往來不肖者指以爲面生可疑藉端訛詐事所必有二不便也鄉長里正有名在官吏得制其短長三不便

也十家有事地保必牽連甲長牌頭平民無故而爲官身累且無已四不便也前之二難勤能之官或有補救之術後之四不便竊恐今之保甲未之或免故保甲之利未見而害已較然明白矣非徒四不便也又有無益者三窩藏賊盜之家必有所恃或勾結衛役或拳勇無賴一旦舉發之勝與不勝皆受其害今欲使貧弱之民不畏強禦此不可必之數也無益者一匪徒立教設會結黨成羣恣睢鄉邑官司莫敢詰問誠恐激成事端且根株難盡故也十家稽查曾何足恃無益者二城坊市集設巡環簿過客訖託姓名何從質驗無益者三幸而奉行者不過編查一過戶懸門牌而已其害猶小若欲永爲定法朝稽夕考孳孳以此爲務忠將有不可言者昔者王文成用之苗賊交煽之時項勤襄當鄆陽劇賊破敗之後招集新附其民皆有戒心故能自相保受籍其丁壯以爲守禦之備今於太平無事之時強而行之鮮不畏其煩費者其時勢異也故保甲者用以團練則可行不用以團練則不可行保甲者

救亂之法而非致治之本也西安距前年匪徒滋事之後又新有
菩薩殿結會之案較之他處自有不同若以保固鄉里爲辭曉譬
紳士使之悅奮詳具條例委之自辦而不以胥役廁其間勸課富
室以率捐輸貯之公所主者掌之編查冊報一切之費皆以此給
鄉長牌頭名達於官而不爲官役官以時稽其勤惰以爲賞罰如
此則書吏無從需索差爲得矣然非今日行保甲之意也且亦不
可以久何也一鄉之中貧多富少荒振捐之義倉捐之保甲又捐
之其始也顧其身家恐遭寇暴出其貲財共相保聚迨其後閭井
晏如盜竊不作各有憚心用度不給勢難接濟其事將已聽其遂
已則非行法之初心欲其久遠又無成全之善策儻遇喜事官吏
刑驅勢迫其厲民豈有極哉民間爲之猶有此患設其假手胥役
奚啻什百於此方今水旱頻仍民困已極有司宜恤其飢寒寬其
差役勸之耕桑教之禮義本至誠之心行愷悌之政足下視今之
州縣有實心爲民者幾人故有其人則不必保甲可也無其人而

徒恃多設科條負二難四不便以行三無益適以重困吾民而爲胥吏開其利孔也鄙僕之見惟足下聞之時再拜

上湯侍郎書

張璣頓首言閣下令之大賢也立於朝廷陳義侃侃絕唯阿之迹於民生利病孳孳相切究諳政事得失若貪夫之植財錙錚無所厭天下村智之士聞聲赴影欲效尺寸而窮於因緣深念嘵息默爾而卻者不可勝數也璣誠鄙僕無似既老且病然聞閣下建一言陳一事離坐起立懼躍鼓舞以爲天下慶私心願一經見顏色者亦非一日矣閣下與先兄同歲成進士入翰林相好驩甚璣於閣下稍有異於往之無因以至者夫以當世之大賢天下之所仰望生平之所願見幸有可進之道然抱區區之誠數年於茲而不敢一至閣下之門者徒以璣知閣下未必知璣儻以干進苟得之士相視則璣之所大恥此所以苟且而不進者也顧今有亟欲請之閣下者芸臺先生前在國史列先兄儒林傳此天下

之公也後某尚書以私憾波及去之士多有不平者或至其門訴焉琦告之曰賢者所予不肖者所奪於先兄何損有傳此事者卽與在儒林何足異彼人自取病耳且安知後不更有賢者復予之耶今其人已死而閣下適總裁國史則先兄之奪而復予宜在

今日閣下於小民疾苦尚憫惜之恥一夫不得其所況故友之辱於不肖者耶非獨琦之私幸抑承學者之大願也故雖不敢輕進閣下之門輒介趙君以書請惟閣下留意焉冒瀆之愆無所逃責

琦再拜

與包十五書

昨去人恩恩草率數言未能盡意又魏封君暮志未卽封入故又寄此細繹來書之旨謗謠之來歸之於命絕無所咎於人具見心氣和平而志意不懼有如曾子之大勇者鄙人之見眞不屑小言顧忌太甚卽一事不可爲文章且然況臨事乎十四日覆書論都和州文狂謬之甚旣發之後心知其非而去人已遠不及追謾悔

恨兼併夜不交睫者五六日矣馬班之書後人尚有指摘以爲是非謬於聖人立言之道各有取爾要歸於扶世救弊不必其盡同也足下之不拒諫琦深信之而又不肯苟同此所爲通方大雅非恆情之所及也而琦顧喋喋不休欲人之平心而已心先不平欲人之受善而已先不能受安必在人盡非而在己盡是平一言由而必欲人之同己此病甚不小返視不見其晦此之謂矣陳思王自以爲才不及若人不敢訂敬禮之文以今觀之敬禮豈陳思比耶琦讀退之以下文覺其句調本宜爾者讀予長益堅書便似與己意不合特以去我已遠不敢議耳足下之文即使有如琦所摘者亦不過毫毛之累無傷於大體況所摘者未必然乎乃固執其見詞氣狂躁有若市井罵詈者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願以施之足下雖足下不以爲罪而琦之所失亦已多矣有德之言不如是也凡此云云非欲以釋足下之意但欲知琦之自詮實深耳伏冀諒察不具琦再拜

答吳仲倫書

仲倫足下奉書殷殷以道德相助以少年子弟之習爲戒非足下愛之深期之厚烏能爲此言乎琦之得此於友朋者數十年來蓋可一二指耳則琦之感足下當何如耶琦困於京師五六年矣不能顧妻子又無以自贍此事之有無殆不足深辨然道路之口亦非無因琦雖窮困落寞然不能守枯寂如窮山野衲樓館劇戲時一至焉酒食微遜苟非不可與遊者未嘗拒之窮老抑鬱無聊不平之概觸於物而形於言於是有所影詞及贊品之作蓋亦痛哭之不可而託焉者也傳之者遂以爲有聲色之好過矣然此亦學日損道氣益寡不自檢束頰然以放至此豈敢自飾哉今聞足下之教瞿然驚顧又不敢不盡其情故爲足下言之如此琦老矣懶尤將日積尚望足下不棄而時時策之幸甚不宣琦再拜

書湯陰令豐公事

湯陰歲貢生蘇遷善字補亭邑之世族其人誠篤君子也爲余言

昔乾隆時邑令豐公事云湯陰倉在楚旺每收兌時豪民糴穀交官俟折色價定斂眾戶錢謂之包戶公欲除之比收訖吏請折色價公問市價一石幾何吏曰二千三百公曰比市價加一百爲二千四百可乎包戶失色吏叩頭不已公曰汝以爲多減二百定價二千二百於是包戶盡出數年之贏以償終公之任無敢復爲者公乃得悉收本色云汝寧土豪巴姓多爲不法占民婦使婦置毒於餅毒其夫誤中旁人又使毒之夫死夫之族控於縣豪多行賂自縣以上不爲理乃控於撫軍撫軍以公廉平善治獄特檄公審理時會審者知府二同知一公末座各官訊問仍照前擬公默不出一言眾謂公曰案自定矣公曰必如此者某不敢與銜名眾不懌明日公自鞫之開棺蒸檢毫乃服法百姓謹呼者數千人湯陰歲熟得采買公以比歲不登今雖熟民氣未復解焉或曰采買於君有利何辭爲公曰於某有利於民有害不可爲也公沈毅寡言而善訪民間事爲湯陰令十二年城市鄉鎮編戶無不悉者以故

無所枉濫公名伸滿洲正黃旗人爲湯陰令始乾隆四十三年訖於五十八年

論曰知縣之官所以除姦安良使民樂其業也若豐公者可謂得其職矣惜乎蘇君所能道者止此雖然吾尤偉其不買倉穀爲卓爾不可及也

李慎伯郭君傳後

舉九水跋此傳曰今之河渠書也亮哉斯言傳一人而數千年之河事具可以爲後世法豈淺鮮哉慎伯非郭君無以習其事郭君非慎伯無以行其志兩人交相濟以成其美宜其言之長也或曰慎伯以治河聞今乃盛推郭君異乎世之廣美而炫己者余謂此一節之善耳非所以賢吾慎伯也噫方百公之招慎伯也甚切比至三謁不見嗒然將返遇宋白泉曰是殆有故姑暫留吾自問之迺知有鉅公數人中傷焉白泉曰閣下始未見其人而招之今未見其人而拒之信耳不信耳何以待天下士百公矍然起延見立

談而決大計豈非天欲活此數百萬戶之命而然耶蓋壩既成百公以此誇於中外而遽疏慎伯繼乃怒之蓋塞不肖者之利源而執好議論者之口謗怨蜂起固其宜也百公見慎伯三日謂之曰足下欲何官慎伯曰某此來欲佐閣下救百姓耳非欲利己也百公已憚之又嘗從容語慎伯吾何如人慎伯對曰閣下聲譽溢滿人無異詞百公曰以足下至愛欲聞過耳幸無所飾慎伯曰閣下欲聞過此古人所難也敢進一言閣下遠君子而近小人百公曰吾病此屢矣顧何術能辨之慎伯曰閣下知其君子而後遠知其小人而後近百公愕然慎伯曰君子未必有才又行止迂拙故以爲不可用小人之才可快吾意以爲用其才而必不爲所賣故曰近然近之甚則被賣而不及知百公默然然則讒慝之口有自來矣百公旣先入數鉅公之言視慎伯不啻狼虎蛇蝎能噬人者激於白泉而見之旣乃深知其策之善故信用不疑及功已成矣名已立矣小人之飛語習至而慎伯言論侃侃又不若眾人之可悅

其疏而且怒所必然矣然使慎伯善容悅求苟合烏能力排眾議以濟鉅艱士氣不振而能成事功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百公以材氣蓋天下有力而能斷故尚能聽慎伯之計交雖不終其志固已行矣後之來者求如百公烏可得哉

古詩錄序

右錄詩凡一百七十一家一千一百十八首樂府歌辭二百八首無名氏詩三十六首序曰詩者思也夫民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情有君臣朋友家國身世升沈新故盛衰疎合之感苟搜其心必動乎情情動則思思久而情益深則經綸鬱積煩冤悱惻咄嗟而不能自己一旦身之所接目之所見風飄雲浮日晶月幽露零霜肅霆擊電流崇山重湖決瀝嶽崿草木榮枯蟻蟻動趨鳥決而飛獸駭而伏春秋代故寒暑迴復忽若與吾相感觸而有以寓其不能言之情故詩有六義一曰興興者情與辭比者也情辭既比而神理具焉神以浹其神理以條其辭也情辭比神理具於是鏗鏘以

爲音頓挫以爲節務有以宣其纏絲鬱積煩冤悱惻咄嗟不能已
之情則詩之道畢矣漢氏以來詩之工者未有不由此也故情不
稱其辭則靡辭不副其情則野然而性異剛柔才殊尋尺風會遞
嬗好尚不齊於是體製氣格代更迭變建安尚矣晉宋以降古義
絕言必麗則潘陸鮑謝沈任陰何之倫此其選也若乃阮籍左思
郭璞陶潛江淹庾信之六君子者聲出金石氣成虹蜺情深文明
言近指遠上規風雅同符屈宋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詩道之
尊厥由於此豈若雕琢章句揣摩音響者哉今錄漢以來詩迄於
隋氏導其源流備其正變旨義幽隱輒爲條述庶無乖以遺逆志
之義又以明夫詩之不可苟而已也嘉慶二十年冬十有一月陽

湖張琦

詩稿自序

乾隆丁未余年二十有四始學爲詩洎乙卯遊於歙得詩二百餘

首曰立山草自媿才力不逮不敢苟作以故入九年閒詩僅止此
以示人頗以爲工一日自取讀之無以甚異於世之爲詩者何論
古人迺棄不爲而稿亦遂失嘉慶甲子遊揚州同人多好爲詩不
能卻得三十餘首曰邗上草歲辛未遊京師則又爲之至甲戌得
詩一百三十餘首曰日下草七月出京稿失於逆旅自丁未至今
二十有八年所爲詩僅三百六十餘首抑已少矣而前後稿具失
惟邗上草獨存取而視之率皆酬應之作可觀覽者十一二而
遊歟以前之詩當時已不稱意又烏知所爲日下草者他日視之
不猶今之視邗上草而又烏足惜乎抑又聞古之詩人漢魏以來
傳或數首或數十首自唐以降乃有數百千首者宋元之世則愈
益夥豈世近則多世遠則少耶而人之視數首數十首者其與數
百千首者無以異若乃窮年累世殫精役神而不獲一言之傳者
又不可勝數也然則詩亦視其爲之能至於古否耳其多與寡又
何足論乎余之詩不敢信爲至於古然經三十年之久一旦聽其

散佚有不能不慨於心者爰就計憶所及錄出之自此以往有所作竝入焉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春正月二十六日張琦記

十二鑑品序

鑑品者咸鑑而作也夫蕙草獨秀行吟悅其芳芳候蟲一鳴索居增其悽愴諒以境緣情易興以時移哀樂動於中懷慨息因乎物類況乃子嗟不來邱麻致詠伊人洞溯秦葭生慕抱渭質以獨處望佳期而未由以此生感曷其有量是以蕩情遐意之地志上忽焉摧心曼音繁吹之旁幽人爲之限涕有觸而發自昔然矣夫鵠鈞所甄靈益殊類榮枯之異厥亦因之爾乃融瓊瑠而爲神錫雪月而爲體嘘芝蘭之馨以爲氣絢雲霞之綵以爲態是宜貯之神山之上遊乎貝闕之閒何乃辱在泥塗淪茲末業不平之倡斯其首矣且夫妍媸者質也愛憎者情也聞之南威升帷干蛾自廢驥驥一躍凡馬皆空屬在橫目清之者鮮然而碩人見擯非無巧笑驚駘同阜詎少絕足私心所蔽美惡易位升沈之故豈有懇歎若

夫假文章之靈矯時俗之尚綴明璫而製佩編珠被以縫裳春秋
莫於江波孕仙蛾於南魯寫其孤潔契此素襟庶不負於仙心藉
亦超乎凡采豈期人抗之層崖之上自投於重淵之下是以魂十
逝而徒往腸九迴而不知覬面河山一絕如雨積感成悔惄焉傷
懷痛好修之不終傷眾芳之淪落此十二品之所爲終於頑豔也
嗟乎惠質無雙清裁絕特秋士嗟其能怨達人尚其無言假使振
翼灌木濯鱗清沚黑白審其異形薰猶識其殊臭撫豪素而無斁
厲古懷以獨深豈徒擅嘉譽於一時標國鑑而無愧也哉冥而不
靈感於何系將修名之難副豈降材之本殊斯激昂之士可以於
已而自訟者矣若乃役情於歌舞之場評藻於紈綺之末繼軌秦
錄循聲燕譜不惟不敢抑不暇也

宛文三